

芙蓉花开

■唐兰荣

最近几日,朋友圈里被那盛开的芙蓉花刷了屏。正当我为它雍容绚丽的花姿,占尽秋末的风情所惊叹时,忽然想起现在正是芙蓉花开的季节。彼时,作为花中高洁之士的芙蓉也早已在文人墨客的诗书画艺里意气风发,豪情万丈起来。“冰明玉润天然色,凄凉拚作西风容”是范成大的芙蓉花;“芙蓉新落蜀山秋,锦字开缄到是愁”是薛涛的芙蓉花;“午醉未醒全带艳,晨妆初罢尚含羞”是蒲道源的芙蓉花;“犹胜无言旧桃李,一生开落任东风”是吕本中的芙蓉花;“木末芙蓉花,山中发红萼”是王维的芙蓉花;“水边无数木芙蓉,露染胭脂色未浓”是王安石的芙蓉花;“我欲因之梦寥廓,芙蓉国里尽朝晖”是毛泽东的芙蓉花……

记得老家门口的小溪边就有这样一丛丛一树树的芙蓉花。那些碗口大的花朵不畏寒风,不畏干燥,向着太阳、对着溪水怒放,将村庄、庭院装点得如春天般美丽,成为寒秋与初冬转换的季节里独特的一景。白色的纯洁如凌波仙子般优雅飘逸;粉红的俏丽如二八少女般甜美娇嫩;深红的热烈如唐朝仕女般娇媚妖娆,足以让忽视它的人或刚刚邂逅的人以莫大的心灵愉悦。

小时候,我总是喜欢跑到芙蓉树下和小伙伴们打闹嬉戏,常常会在树下捡拾掉落而下的芙蓉花儿。有时凑在鼻下比比谁的花儿香;有时在地上摆着各种图案;有时把它投到溪水里,波光花影,奔向远方;有时也会将花儿别在女孩子的头上,然后一路欢笑着追跑着。疯够了,就在母亲呼唤乳名声中摘下几朵花蕾,带回家中放入水瓶中养着。在瓶中,芙蓉仍然缓缓展开花瓣,开得像在树上一样热烈、艳丽、动人。稍大点,我喜欢踮脚花下,享受花的静美。那“澹然不作东风客,霜侵露凌独自芳”的气节,让自己领略到自然生命中的另一种品质和精采。我还把纯真的心事、懵懂的青春折叠,藏匿在芙蓉花的花蕊里,让它替我藏起“少年不识愁滋味,为赋新诗强说愁”。

人说,芙蓉有二妙:美在照水,德在拒霜。我爱芙蓉花,也绝不仅仅是因为它外表的光鲜,更爱它内心的坚韧。清晨初开时花冠洁白,午后逐渐转变为粉红色,至傍晚凋谢时变为深红色,“花容一日易三回”常令人流连忘返。它饱含“拒霜”的特性,那种不争不躁、不屈不挠,高雅大方、坚贞不屈的高尚品格,值得我等凡夫俗子终身学习。此外,芙

蓉花象征富贵吉祥,民间常刺绣芙蓉图案作装饰,并以芙蓉作礼品馈赠。芙蓉与牡丹,寓意“荣华富贵”;芙蓉与桂花,寓意“夫贵妻荣”;芙蓉与鸳鸯鸟,寓意一路荣华;芙蓉配文竹,寓意大吉大利。

往事越千年,芙蓉花还有“爱情花”的称谓。相传五代后蜀皇帝孟昶,有妃子名“花蕊夫人”。有一年,她去逛花市,在百花中看到一丛丛的芙蓉花如天上彩云滚滚而来,尤其喜欢。孟昶为讨爱妃欢心,就命百姓在城苑上下遍植芙蓉树。待到来年花开时节,成都就“四十里如锦绣”。后人敬仰花蕊夫人对爱情的忠贞不渝,尊她为“芙蓉花神”,所以芙蓉花又被称为“爱情花”。

西风起,严霜逼,秋去冬来,就这样猝不及防,芙蓉花已开得色彩斑斓,似云霞,如锦绣。在平凡中透着不俗的内蕴;淡雅中有着绚烂的韵味;沉寂中怀着热烈的向往,那份清秀幽美,坚韧执着,有一种动人的力量。难怪我一看到芙蓉花开,心就总是那么不平静,是对如今各奔东西的童年伙伴们的思念?还是对那些渐行渐远的奋斗时光的眷恋?抑或是庆幸老家的芙蓉花还依然盛开在自己的心里,永远都不会凋零吧?

外婆的吊锅

■刘思来

在老家一间闲置的房子里,放着一个黑乎乎的吊锅,这么多年过去了,母亲一直舍不得扔。

提起吊锅,总让我想起外婆。吊锅是外婆做饭的主要家什。吊锅映着圆圆的大肚子,一边一只铁耳朵,长期在柴火上烧的缘故,熏得黑乎乎的。外婆做饭的时候,在火坑里生上火,将吊锅的铁耳朵挂在从梁上掉下来的铁链子上,放好要煮的食材,盖上同样黑黝黝的盖子,远远望去,像一个圆圆的煤球儿。外婆一边烧火,一边用火钳翻动着火坑里的烧土豆,随着“啪”的一声响,开裂的土豆散发出淡淡的香味儿。

可别小看这个毫不起眼的吊锅,它曾经撑起了厨房的半边天。那时候做饭、烧菜,全靠这口锅。吊锅虽然样子丑,做出来的饭菜却味道可口,极其考验耐心和技术。就拿吊锅煮米饭来说吧,水烧开的时候用大火,水干了得用小火,慢慢焙,保证受热均匀,这样做出来的米饭最香。

吊锅烧菜也是一绝。记忆最深的是外婆的吊锅炒腊肉。外婆将吊锅放上一点点水,腊肉切成薄片,水开后腊肉放进吊锅里,用小木铲慢慢翻动。肉熟起锅,不用放任何佐料,原汁原味的肉香扑鼻而来。外婆家的腊肉与别处不同,外婆养猪,只喂粮食和猪草,从不喂饲料。腌制腊肉也很讲究,用花椒叶等香料的火烟熏,腊肉味道自然纯正。那么多年过去了,外婆吊锅烧肉的味道仍然在心里流窜。

每次去外婆家,外婆准会把平时舍不得吃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,然后用吊锅做上一大桌子可口的饭菜。外婆特别疼爱我,对我也极其有耐心。我在外婆家那边上学的那几年,外婆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我。那时候我有尿床的毛病,每当我尿床后,外婆会把床单换下来洗了,然后换上干净的,从来没有责备过我。

中学到镇上上去后,很少有机会去外婆家了。外婆老了,地里的农活两个老人应付不过来。在城里安家的舅舅将外婆接了过去。很多东西由于搬进城里不适用,扔的扔,送的送,外婆在一旁,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。唯有那口吊锅,外婆偷偷留下来,让母亲帮起保留着,说什么也不能丢掉的。金窝银窝,不如自己的狗窝。内心深处,外婆把乡下当成了自己唯一的家,舍不得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,但人老了,有什么办法呢,再说舅舅也是一片孝心。果不其然,到了城里后,外婆没多久就病了,接回乡下养一段时间病才好。每当母亲让舅舅把外婆送到乡下玩一段时间的时候,外婆高兴得像个孩子,提前几天便收拾好了自己的行李。到了乡下了,外婆似乎又找回来了原来的生活,回城的时间总是一拖再拖。

如今,在厨房中再也找不到吊锅的影子,甚至有很多人并不知道吊锅为何物。但对于外婆那一代人来说,吊锅是她们的时代的记忆。外婆就像时代变迁中的一口吊锅,在喧嚣的城市中寻找不到自己的一席之地。尽管身居闹市,但心却一直留在故乡的土地上。吊锅,是外婆内心深处关于故乡的最后一抹念想。

重阳节的电话

■熊燕

“奶奶,您和爷爷好吗?”

“我们好着呢,你和爸爸妈妈好吗?”

“我们都好着呢,奶奶,我去做功课了哦,祝您和爷爷重阳节快乐。再见。”

……

“外婆,您和外公身体好吗?”

“我们好着呢,你和爸爸妈妈好吗?”

“我们都好着呢,外婆,我去做作业了哦,祝您和外公重阳节快乐。再见。”

……

无论做母亲的如何打手势,低声警告,孩子都不愿再说一句话,三言两语结束通话后,将手机往母亲手中一塞,跑了。

母亲只好迅速展露笑颜,调整语气,对着电话那头的老人解释:“作业太多了……”

“不用解释,你们都挺忙的,我们理解。你也别为难孩子,有这份心就够了。”电话那头的声音融着无限宽容和理解。

餐厅里的这一幕深深触动了我的心。

因为离家远,工作忙,除了春节,一年下来,我们一家三口难得回家一趟。尽管知道双方父母年龄越来越大,身体也越来越不好,心中时时牵挂,却是身在职场身不由己,心有余力不足。我只好尽可能多给双方父母打电话,陪他们聊些家常来弥补。知道他们想念儿子,每到星期天我都会督促儿子给双方父母打电话。儿子乖巧,每次都会认真地和他们聊几句,可也仅仅是聊几句,翻来覆去都是那么几句话。

我理解儿子,虽说血浓于水,可毕竟儿子和老人相处时间太少,彼此都不熟悉,除了客套话,他真不知道聊些什么。加上公公婆婆不会说普通话,存在语言沟通障碍,就更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明明彼此牵挂,爱在心底,可就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。

“我没有为难孩子,是他非要缠着我给您打电话呢……”餐厅里的那位母亲还在小心翼翼地解释,生怕伤了电话那头老人的心。

“知道呢,我家孙孙是最乖巧最孝顺最懂事的。”电话那头的老人虽然了然于胸,但舍不得责备半句,温情地宽慰餐厅里这位年轻母亲的心。

天下的父母都是这样的,看穿不说穿,为了让儿女安心,揣着明白装糊涂,宽容地接受儿女善意的谎言和欺骗,然后再用这些善意的谎言和欺骗慰藉漫长的孤寂岁月……



■刘晓飞 摄

父亲的怪脾气

■张红

因疫情影响,妹妹全家从湖北回到长沙后,还在隔离中。儿子已去部队,只有我和妻回乡陪父亲过生日,本来高高兴兴的,没想到第二天,还和父亲吵了一架。

父亲是1950年的,今年农历三月初五是他的七十岁生日。人生七十古来稀,原计划热热闹闹摆上酒席,请来亲朋好友为他祝寿的。但一来疫情还没结束,酒席聚集实为不妥;二来乡下条件简陋,外地亲友来了睡的地方都没有,甚是不便。于是定好等疫情过去,重新为父亲七十大寿补办酒席,也算稍尽孝心,弥补遗憾。尽管跟亲友都推辞了,但当天还是来了三桌客人,也算是过了个热闹的生曰吧。

父亲是典型的中国式农民,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,虽然也有一技傍身,可他从未放弃过农活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父亲是生产队里出名的劳力,年年是队里工分最高的。听父亲说,我家当年在村里还算条件好的,爷爷那辈勤劳节俭,买了些许田地,土改那年还差点被划成地主,父亲读过点书,还算有点文化,在生产队里当过出纳和会计。也许是精打细算的习惯或者是吃苦耐劳的经历,造就了父亲勤俭节约的品性和火爆较真的怪脾气。

2006年,五十三岁的母亲在乳腺癌手术两年后病逝,母亲术后的两年里,父亲形影不离陪着母亲,可还是阻止不了病情的发展。母亲的去世给了父亲狠狠

一击,很长时间父亲变得沉默寡言。可是近一年来父亲的脾气又变得古怪了,经常为点鸡毛蒜皮的事发火骂人,有点不可理喻。

父亲的性格耿直,讲话不会考虑对方感受,性子急躁且做事不容半点马虎,几个舅舅深有体会。那时候搞“双抢”大家互相帮忙,三个小舅舅性子迟缓,少不了被父亲训骂。每次父亲火急火燎地帮他们做好农活,末了,再狠狠训上一顿,舅舅们敢怒不敢言,心里对父亲可恼之极,落得个“卖力不讨好”。

看着父亲当年伟岸的身躯不再挺拔,满头的白发和满脸的皱纹,似乎在时刻提醒:父亲老了。没享过一天福的母亲说走就走了,留下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遗憾,让我再无机会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。父亲舍不得吃,难得赶圩改善伙食,每次回家有意多买些菜,却经常被数落。这次生日多买了些鱼和榨菜,她嫌买多了又对我发怪脾气,于是借着酒劲我的犟脾气也一下爆发出来,妻子看不下去,说多余的菜我带回衡阳去吃吧,父亲的怪脾气才算平息。

头一天岳母还在耳边小声叮嘱:父亲年纪大了脾气再大也要让着他。酒醒后,虽然觉得委屈,但细思极惭,如芒刺在背。连一个老人的脾气都不能容忍,谈何孝顺老人?父亲的怪脾气也许是他这一生的坎坷和劳苦造就的,如果父亲没有怪脾气了,也许就真的老了,就让他怪脾气一直怪下去吧。